

诗新韵

株洲的烟火气

张雄文

与星空一道辉映的株洲烟火气
是中车、株硬、北汽、高科的机械手
以钢铁、轨道、冲压和切削的姿态
用头发丝的精度或八轴制式的力度
书写刻入共和国肌骨的诗史

与湘江一道澎湃的株洲日常
是北斗、动力谷、航空小镇的芯片
以“工业牙齿”“明星汽车”的音符
或者“复兴号”、AG600水陆飞机的旋律
奏响“大国重器”“中国动力”的进行曲

站在晨光中烟火气浸染的街巷
我聆听株洲的血脉与共和国脉搏一道沸腾
那些幽渺而宏大的声音
像智能列车的鸣笛悠悠而来
是炎帝神农氏制作耒耜、器物挥洒的汗滴
还是醴陵人陶冶釉下五彩瓷屏住的呼吸
是轰鸣的第一台航空发动机
还是呼啸的第一台电力机车
每一种轰鸣都是智慧与汗水的吟诵
每一段呼啸也都是力度与硬度的绝唱

我看到了——
那是吴运铎踉跄的背影
以“中国保尔”的铿锵语言
阐释“把一切献给党”的信念
那是吴南根手中的焊花
以八级焊工的“一股子韧劲”
将株洲的荣光带入人民大会堂
那是“蓝领”青年邹毅
以200多项技术革新与17项专利的笔画
描摹中国高铁工匠的形象

我听见了——
湘江的奔腾，长江、黄河的奔腾
应和着株洲一往无前的脚步
朝着红彤彤的“中国芯”
以速度、绿色与智能的告白
追赶、拥抱、飞跃和引领
一遍遍阐释翱翔蓝天的理想
像那一系列让世界惊心动魄的永磁高铁
在高科技的轨道上风驰电掣
奔向这个古老民族复兴的未来



海子说：“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
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蕴藏于神农谷国家
森林公园腹地的镜花溪，就有了这么一个
诗意而温暖的名字。溪流清澈如镜，
两岸繁花似锦。从名字中便可看见
秀色，闻到花香，听到鸟鸣。

镜花溪其实是一条原始森林大峡谷，
全程约七公里，为湘赣两大水系的
分界线和发源地。数百条溪水汇集
成河，在田心里与孟华溪汇合后，手挽手
一路高歌，注入沅水，再浩浩荡荡向西
奔腾，直至湘江。

镜花溪大峡谷悬崖峭壁，地势险峻。
沿途古木参天，藤蔓缠绕，青苔如毡。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春天里



古村新貌

湖广村纪事

唐晓君



湖广村。

通讯员 摄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孕育了一个特殊的
村落——湖广村；这是一个谦让、智慧、包容、
和谐的小社会。我三次走进这里，耳闻目睹了
它的巨大变化。

1999年7月，我陪同新华社记者第一次走
进湖广村。

那天，下着瓢泼大雨，道路泥泞难行，尽管
车辆绕了很远的道，亦仅能前进至永州市江华
瑶族自治县河路口镇附近，便得下车步行。

沿着陡峭不平的石头路，我们手脚并用
艰难行进着。不知过了多久，抬头仰望，只见
在两海拔400多米高的石山之间有个山坳，
高低错落的黄泥房，四下散落，形成了一个山
中村落。东边连接的是湖南省永州市江华瑶
族自治县涛圩镇，西头连通的是广西贺州市
富川瑶族自治县新华乡。这个村庄恰好位于
两省(区)交界线上。

200多年前，为躲避战乱和匪患，湖南江
华涛圩镇小尖山村的程氏家族和广西贺州市
富川瑶族自治县新华乡的莫姓人家迁居于此，
抱团取暖。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土地改革，
两省(区)政府考虑到这里的特殊情况，决定
由群众自愿选择户籍所在地。从此，这里便
出现了这样的有趣现象：一户两兄弟，一个
归广西，一个属湖南；一间房舍，半边属广
西，半边归湖南。

当时的湖广村十分闭塞，山高路远，出门
全凭两条腿。
更让人头疼的是孩子们的读书问题。大山
里的孩子如果要到各自归属地的村办小学读
书，路程极远，很不方便。于是，在湖广双
方商议之下，第一所两省(区)共建的学校——
湖广小学应运而生。

当时的办学条件简陋至极，学校是个仓
库，黑板是刷了黑漆的木板，桌子是旧木板
搭起的，凳子则由学生从各家自带。直到
1977年5月，湖广两地拨出专款，群众投工
投劳、捐物献料，一座拥有两间教室、两间
住房的新学校才建设完成。

2020年，我第二次来到这里。

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红砖钢筋混凝土
结构的小洋楼，高高地耸立于黄土岗上。迎
接我的是湖广村联合党支部书记程得亮。

程得亮是湖南人，嗓门十分洪亮。他说，
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发展湖广村，2013年，
村里成立了湘桂省际联合党支部，如今村里
已经探索

出了资源联享、产业联兴、稳定联保、村
务联议、学习联促的共建格局，开创了省
际地区安居乐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新村是什么时候建
好的？他骄傲地说，10年前我们就搬过来啦！

原来，由于2008年的冰冻灾害，湖广村
有近80%的房屋垮塌，富州与江华两县委、
县政府决定实施移民建村政策，在离老村不
到500米的地方建设新村，并于2010年冬
季顺利整体搬迁，成为名副其实的“湖广新
村”。

说话间，我们来到崭新的湖广小学。高
高矗立的校门两侧，绘满了民族团结进步的
宣传画；校园中央，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正
高高飘扬。国旗下，三间教室、四间教师住
房还有运动场、营养食堂、多媒体室、图书
室等配套设施一览无余。教室里书声琅琅，
格外悦耳。

我们边走边聊，目光所及，连心路、同
心巷、产业道路、文化楼、活动广场等整齐
划一；自来水、高压电、水泥路、高速宽
带，覆盖全村；家家户户有了电视机、空
调、洗衣机……

三

2024年4月，我第三次来到湖广村，此
行是应文友黄忠美老师的再三邀请。

年近五旬的他告诉我，自他来过湖广村
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他发现这么多年来，
无论湖广小学的学生和老师如何流动，这
里的教育接力从未间断。想来想去，他在上
一任老师调走后，主动要求调到湖广小学任
教。

我们在村中四下游走，一幅田园美景在
眼前徐徐展开。村东头的桃树漫山遍野，
红扑扑的果子挂满枝头；村西头的脐橙林
郁郁葱葱，小小的果子初现叶间；村南面
是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抽穗扬花正当时；
而村北面伫立着成片的赤松林，是引进来
的“村民”。

“哎呀！黄老师来了。快，快过来尝尝
鲜。”突然间，一个高亢热情的声音从果
园深处传来。

我们循着声音一路往果园里走去，只见
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正在果树间摘油
桃。

那是黄老师的朋友任善期。任善期家
境曾经非常困难，妻子是残疾人，还有两
个孩子。为了生活，他曾外出务工，但收
入仅能勉强维持生活。他选择返乡创业，
承包了10亩山地，开始尝试种植油桃。今
年是果树挂果的第二个年头。预计可以收
获3万多斤油桃，能卖4万余元。

如今的湖广村已有74户356人，其中
48户236人属广西籍，26户120人属湖
南籍。他们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温暖的镜花溪

何美琪

的镜花溪美得令人惊艳，溪水清凉，
倒映着蓝天白云，鱼翔浅底，水草摇曳
生姿。大片大片的桃花、野生杜鹃花开
得恣意。

百转千回间，行至转折处，水流渐急，
风格突变。只见溪中乱石林立，或蹲或
立，或侧或卧，千姿百态，妙趣横生。
溪流不顾巨石阻挡，在乱石丛中狂野穿
行，轰然作响。遇到悬崖，亦奋不顾身，
从高处跌落，飞珠溅玉，雷声隆隆，形
成石潭，名曰黑龙潭。阳光打在潭面，
折射出碧绿的光波，宛若一枚绿宝石。

黑龙潭的名字，源于一个神秘的传
说。相传，黑龙潭上游还有一个白龙潭，
一黑一白两条巨蛇在此修炼，都想成为
真龙而经常发生争斗。黑蛇斗不过白
蛇，便避到下游的黑龙潭。炎帝神农氏
来桃源采药，采来的草药都在黑龙潭
里清洗，至今石板上还留有清晰可辨的
大脚印。一次，炎帝在黑龙潭洗草

药，被水流冲走了很多，但一会儿被冲
走的药草又飘回来了，炎帝仔细一看，
原来是黑蛇在帮忙，心里很是感激。

一天，白蛇又到黑龙潭挑衅，把
黑蛇咬得遍体鳞伤。恰好炎帝神农氏
看见，便用鞭抽打白蛇，白蛇逃之夭夭。
后来炎帝神农氏发现旱莲草浸泡水中，
水会变成黑色，且有止血消炎之功效。
于是采来很多旱莲草放在潭里漂洗和
浸泡，潭水渐渐变成黑色，保护了黑蛇，
也治好了黑蛇的伤。黑蛇终于修炼成
功，化身真龙，护佑百姓，黑龙潭也随
之成名。

神农谷附近的山民们为纪念黑龙，
用灵巧双手制作成的“三节龙”“火星
龙”，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遗产名录，在竞技展演中多次荣获国家
级奖项。

一路循着山花蔓延的喜悦，聆听着
清脆的鸟鸣。从黑龙潭往前走，就是“一

线天”。传说炎帝神农氏遇巨石挡路，
用神鞭抽开一条裂缝，石缝逼仄，仅能
容一人通过。一线天旁边还有一处景
点“试鞭石”，相传炎帝神农氏在此采
药时，曾用神鞭试探，找到了九棵珍贵
的虎耳草，治疗九州瘟疫。

再往前走，便到了桃花桥，传说是
牛郎织女曾经约会的地方。桥上挂满
心锁，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
桃花桥右边有座“镜花亭”，左边石
壁上刻有一首有趣的叠字诗，许多游
客在此驻足观看。

不知不觉走到汤药池，见山势陡
峭，林木丰茂，溪流奔涌，涛声如雷，
不禁感叹山水的奇妙与生命的蓬勃。
返回途中，正好遇到一些鸟类爱好者
在拍鸟。随行的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
桃源洞自然保护区现有野生鸟类226
种，其中就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黄腹角雉。

镜花溪，这条从时光深处蜿蜒而
来的溪流，洗过悠悠岁月、人间烟火，
但总有一些美好会留下倒影，让无
数的心灵荡开涟漪，并滋生出温暖和
力量。

花阶路

江月卫

这是湘西南的一个侗寨。
花阶路，因镶嵌在泥土里的一片片
小石子拼成“花”而得名。花的构图简
洁明了，有两个角套在一起的三角形或
菱形，有圆圆的花瓶里冒出感叹号样
的花蕊，还有“吉祥平安”“幸福人家”
“出入平安”的字样。花阶路宽三尺盈
余，在大山的褶皱处痉挛着，扭动着，
倔强地向山外延伸。

传说，光绪年间，侗寨里有一位后
生参加会试中了贡士，为了回家省亲
有一条好路走出钱修了这条路。如今
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路面的石子被磨
得光滑锃亮，成了侗寨的“官道”。

花阶路连着你连着我，把侗寨连向
县城连向省里的城市，还连接着整个
大中国。不，还连着全世界！要不然那
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欧美人、黑皮肤的
非洲人，怎么会到侗寨来听侗族大歌
吃合拢宴呢？那些居住在大城市里
的人们沿着花阶路到侗寨来拍风景，
参观老手艺：打铁、箍木桶、弹棉花、
织土布、酿酒、腌腊肉。他们吃侗家
人产的酸萝卜、红苕、鸡鸭，还要大
包小包地买回去。

侗寨里的人们是沿着花阶路走向
山外的，和那些荒原上的动物大迁徙
一样，翻过一道道山梁，游过一条条
河流，穿过一片片戈壁，去寻找远方
的梦。

天刚蒙蒙亮，“吱”的一声响，吊
脚楼的大门打开了。一个包侗族头帕
的妇女挑着竹筐出来，不久就消失在
花阶路的尽头。一会儿，竹筐里就塞
满了长豆角、西红柿、茄子、黄瓜，
她沿着花阶路到村口，坐上两块钱的
中巴车进城。当阳光洒到花阶路上时，
她带着鼓鼓的钱包回来了。

此时，花阶路上传来“叮铃叮铃”
的响声，那是侗族姑娘们身上的银饰
发出的，她们正赶往村子里的游客接
待中心上班，她们是导游更是侗寨里
的风景。孩子们从花阶路上蹦蹦跳跳
地去上学，有的滚着铁圈，有的骑着
高脚马，有的学着汽车的喇叭声“嘀
嘀”地叫着狂奔。他们与路边的树木
一样，只要养分充足，不需要特别的
呵护就能野蛮生长。

牛铃叮当地从花阶路走向山野，
小鸟也开始给天空奏鸣，整个山村就
这样

鲜活了起来。如今耕田实行了机械
化，但老牛仍养着，是老人的伙伴，
也是老人的自豪。与老牛说说话，
与老牛聊聊天，还与老牛畅想将来。
这是侗家人的生活缩影，也是山野
里的生活图景。老牛走在花阶路上
磕脚，它们自觉地走在路边的泥地
里，花阶路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人
行道”。

一场春雨过后，“人行道”被冲
洗得一尘不染，相当于欢迎外宾的
红地毯，是那样的圣洁而高贵。哪
家家有红白喜事，会安排专人负责
一查花阶路路面的石子有没有松动，
路边的杂草是否影响安全出行。

一大早去镇里工厂上班的小伙子
走在花阶路的拐弯处喊上一嗓子山
歌，邀约同伴们一起走，也喊出心
中的情愫。侗家人没有什么秘密可
言，在花阶路上席地而坐就东家长
西家短地聊起来。

胖婶问：你上大学的女儿什么时
候放假？

正在路边捡干柴的张嫂答道：忙
着复习考研呢，可能要古历十二月
二十七八才回来。

胖婶感叹道：如今世道变了，二
三四大姑娘了还在读书，当年啊，
是两个孩子的妈呀！

天天在一条花阶路往来，各家情
况心知肚明，有什么事只要说一声
大家都会互相帮助，远比城里的街
道和柏油路温暖。

花阶路上最忠实的伴侣是那只
黄狗。它在这条路上游走了八年，
如今还常来这里上蹿下跳，对花阶
路再熟悉不过。

如此这般的乡村，千百年来作家
写过，诗人吟过，画家画过，摄影
师拍过……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公
路修进了侗寨，路面还硬化成了水
泥地。但村人们仍习惯走在花阶路
上，他们说，走在花阶路上有人
说话有人唱歌。

是的，乡民们说的没错。如今能
进入我梦里的仍旧是村寨里的花
阶路，这就是我来时的路。

文化中国行

城市故事

街头报刊亭

郑艳琼



漫画/傅汝萍

记忆停留在多年前，这条街有两个
报刊亭，一大一小，相隔不远。

那时，报刊亭还红红火火，四壁挂
满了琳琅满目的书报，连窗台也堆满
了报纸。傍晚，报纸便可销售一空。

城边上这两个报刊亭，装点了这条
街，也提高了这条街的文化品位。

那些年我也热衷买报刊，独爱它
的油墨香味。家里人也都每日雷打不
动地带两份报纸回来。楼下的牛奶箱
和报箱，装载着一家人的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

人世匆匆，许多东西，不经意间就
消失了。

街头报刊亭，曾是城市里的一道
独特风景，吹过它的风，都带着文化
气息。不知道从何时起，报刊亭消失
了，要寻找报刊亭，着实是一件难事。

我打开地图，离我最近的报刊亭在
1.5公里外，我准备前往，可仔细一看，
才发现它已经售罄，沮丧一点点袭来。

几年前，到厦门参加培训，晚餐后
和同事一起外出，骑小黄车走过厦
门的大街小巷，走不多远就看到一个
报刊亭，转过一条街又见到一个，它
是城市里的一泓清泉，很多都标注
24小时开放，我对这个城市的喜爱
又增添了几分。

夜晚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将心
灵交付这一方天地，该是何等的幸
福。幸福的定义，不只是物质的充
裕，更多的是心灵的安放。后来才
知道那一间间报刊亭不是普通的报
刊亭，它有个好

听的名字：“24小时自助图书馆”。
不必多大，也不必装潢精致，有书
就好。“灯火楼台的不夜城，理
应有数盏书店的灯光照亮她的
现在与未来。”

记得曾经贩卖知识与情怀的报
刊亭，后来兼卖炸洋芋，我曾一度
担忧报刊亭会沾上油渍。再后来，
大的这个报刊亭彻底关门了，幸
好小的那个还有报纸售卖。直到
上周，外出散步，我特意去看了
那个不起眼的小报刊亭，还有大
约10余种报纸在售卖，售价在
2至5元，数量很少，大有无人问
津之势。

那日看到文友去图书馆找他发表
作品的报刊亭，我决定前往报刊亭
买一份报纸，刚好这个城市的报
纸有我发表的文章，我笃信能买
到，想象回家路上拿着报纸的欣
喜。

拿到小报刊亭一看，傻眼了，上
周摆放报纸的地方全部堆满了香
蕉，老板忙着给顾客称香蕉。待
她歇下来，我问道：“有没有报
纸？”她说：“这两天都没有了。”

网络时代，手机阅读挤压了纸媒
空间，但我想纸媒会永远存在。年
纪越大，网上、手机上看东西眼
睛累，越发偏爱纸质文字。爱文
字的人，和《查令十字街84号》
里法兰克和海伦一样，笃信珍
贵的时光都在泛黄的书页和信
纸上。

“无寻处，惟有少年心。”爱
书、爱文字的那颗初心在，纸媒
就在。一定会有坚守着的报刊亭
在别处等我。报刊亭，下个路口
见。